

李涵秋
第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下冊

第八集

上海
震亞書局
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四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八集 上下冊

定價大洋八角

著作者 李涵秋

校訂者 李警衆

發行者 朱挹芬

印刷者 震亞書局

上海交通路

分發行所 新民圖書館

上海白克路大通路

總發行所 震亞書局

小說會

廣陵潮八集目錄

廣

陵

潮

第七十一回

分香買履故督多情

返劍還珠癡郎快意

第七十二回

小團圓商量聯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鴛鴦

纖兒無賴妄肆鸚鵡

第七十四回

觸嬌瞋芳筵工笑謔

結新好情海起波瀾

第七十五回

大設冥筵譚言發噱

重收孤子高誼可風

第七十六回

吃虛驚禍生眉睫

設妙策枉用心機

第七十七回

一夕話款款續良緣

半江風匆匆送行色

第七十八回

興盡悲來商量作歸計

時衰運倒租賃到妻房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謙受窘

見愛媳柳克堂粧愁

第八十回

魚肉善良如蠶枉法

呻吟床榻寡鵲工愁

小補
說金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七十六回

吃虛驚禍生眉鏡
設妙策枉用心機

蘆花蕭瑟晚山對愁羈旅動思鄉之感少婦起離簾之恨於斯時也湘竹簾內
淨無纖塵碧紗窗前香靄浮霧室中縹湘滿架藏書甚富四壁畫幅對聯多當
代名公巨卿之手筆兼有古人遺墨以及商彝周鼎諸物亦半真半僞聊備今
古一格而已書架之旁一書案兩人對坐晉芳托手煙筒將淑儀病狀告訴雲
麟雲麟當時聽見淑儀有病好像兜頭淋了一杓冷水頓時爽然失色劈口問
道不久儀妹妹還好端端的在舍間的怎麼隔不了幾天忽然會病起來甥兒
連日因心緒不佳也不會過來請姨父同姨娘的安儀妹妹這病可還是舊病
不是晉芳嘆道論他的舊症一時却還不至有什麼危險不過延挨下去怕終
久沒有起色我亦云然他這發病的緣故便因為前天是玉鸞小生日兒他家又沒

湖陵廣

有別的親族這邊少不得辦了幾樣素菜在屋裏設起幾桌勉強供了一供。依我是不許那些僧道進門無奈家母依舊不大開通又招請了好些和尚饒鉢叮嚀敲得震天價鬻梵聲貝語無限淒涼那種聲息叫人聽着最是傷心的。況是儀兒他們夫婦在世又不曾過着多少日子就輕輕將他拋撇下來了。此語我聞心骨悲何況姑娘身當其境儀兒又因為住在母家不敢放聲大哭這一天便嗚嗚咽咽的細訴低泣一共不曾乾着眼淚須知那種無聲之哭比較有聲者尤其傷心勉強挨到夜深突然嚷着心痛。觀其心痛可知心碎矣哀哉再望望他臉色都發青了嚇得他母親不住抱着他嘶喚登時命人請醫診視服了幾帖藥下去略略好些只是還不能多進飲食。唉外病好醫心病難醫這是他一生的病根叫別人有甚麼法子想呢。雲麟跌腳說道這也難怪儀妹妹傷心然而玉鸞大哥既已死了生者在世總應該保重身子才好。儀妹妹這一點上怕他就瞧不破。寡鵠孤鸞臨破怎樣瞧雲麟以是齊淑儀淑儀豈有受哉姨父姨母要常常勸解教他散散心就好了。晉芳

望着身邊一個小廝說道：你進去向太太問一聲兒。看小姐醒了沒有。可曾下床。雲少爺要進來。瞧小姐呢。小廝答應自去轉來說道：小姐剛才服藥下去。此時已蒙着被睡下。太太說雲少爺如能在這裏耽擱等吃過晚飯回去不遲。晉芳笑道：好好。我在家裏正苦寂寞。老賢甥不妨在此多談一會。於是又命小廝們泡上好茶。捧出兩盤瓜子來。雲麟懷着滿腔心事。正待向淑儀訴說。不料淑儀又病起來。未免有些快快的。坐在旁邊一言不發。隨手伸在瓜子盤裏拈了一枚瓜子出來。放在唇邊欲送進。又不送進的。出神一回。兒怔怔的望着他姨父的煙筒。看他姨父一袋一袋的裝煙。裝了吸吸得煙盡了。就吹吹了。又裝裝了。又吸吸了。又吹像這樣循環忙著。很是熱鬧。那煙筒上的煙紙煤上的煙還有口中吐出的煙。煙相纏成了一圈一圈的。煙雲有的嫋嫋直上。便好似一條煙龍。從煙雲裏飛出。騰身舞爪。滿室裏氤氳氤氳。煞是好看。雲麟望了半日。忽然想起手裏拈着的瓜子。不知道這一枚瓜子是從那裏來的。怎樣到得自

潮 陵 廣

己的手裏。於是又把眼光轉回來，望着自己手裏的瓜子。這瓜子是上海的五香瓜子，色香俱佳。雲麟望着瓜子，心裏想：這瓜子外面翠生生的，黛色好似儀妹頭髮的顏色，一樣又彷彿是紅珠兩道彎彎蛾眉的顏色。這瓜子的形狀放大來，好似紅珠嬌嫩的臉龐，稍修長一點，便又好似淑儀的面龐了。忽然一眼又看見了瓜子上的兩粒小糊點，一粒帶尖形的，恰如淑儀臉上酒渦兒旁邊的黑痣一般；無二那一粒圓形稍大的糊點，又與紅珠酥胸兩旁雞頭肉左近的黑痣一般。無二雲麟想到這裏，真是手舞足蹈，有些忘形，愈想愈癡，愈看愈默了。伍晉芳見雲麟這種呆狀，很覺可憐，自想：少年人總免不了受情網的魔難。又想到他少年時同小翠子親熱鬧的笑話，也真不少，不覺就對雲麟一笑。雲麟正在發怔，忽見他姨父向着他笑，便將手中瓜子往口中一送，隨着也向他姨父微微一笑。晉芳遂搭訕着說道：彷彿有一天聽見他們告訴我，說你那如夫人已經將你們老太太接到一處去過活，這也很見得他的良心。老賢甥

我此時轉有些羨慕你的豔福：：這句話不防轉勾起雲麟愁緒嘆着說道：姨父休提這話我也沒這福分娶他他也沒有這心腸嫁我幸喜家母還有點主見若是老早答應他便搬到那邊去住怕一時還來不及搬回舍間呢晉芳聽了這話不由怔了怔說道這又奇了你同紅珠是感恩知己打從患難裏閱歷過來的不見得他變心恁快你休得誣譏了人後來是要懊悔不及呢你不記得我那翠姨兒便因爲我一時聽信讒言白白將他小命送掉如今提起來我總覺得對不住他往事重提使人扼腕雲麟道他與翠姨的境遇又自不同女人家心腸容易見好愛好甥兒原係寒士沒有叫他戀我的地方那裏及得這姓許的又有錢又有勢呢晉芳笑道難道這姓許的要奪你這愛寵不成哎呀他就太不自量了不是我當面奉承老賢甥像老賢甥這樣的品行：：面孔：：性情：：學問要算是千中挑不出一個他把甚麼來比賽你像是年紀上比你小得幾歲也未可知雲麟聽到這裏嘆哧一笑說道若論年紀怕他已經做得

紅珠的祖父了。據人說這姓許已是六十開外一搭鬚鬚看去便叫人討厭。

誤矣有了鬚鬚便叫人討厭
廊老人花叢殆無其人已

晉芳想了一會拍手笑道：「你說的這人可是許道權不

是不錯呀！他雖說有了一把年紀，至於瞧見女人家，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珠

兒依舊是個色鬼模樣。我們有時同着宴會，但凡他帶的局都要同人家纏得

一個不亦樂乎。雲麟笑道：「原來姨父也認識這廝！」晉芳忙拍着胸脯說道：

「老賢姪放心，這事包在我身上。等我去向他說一句，說這紅珠已是准嫁給老

賢甥的了，叫他打斷這種夢想。哦，我道是誰呢？他的女兒賣給人家做妾，他又

要想人家女兒嫁給他做妾，我勸他且歇着罷。他屋裏也有兩個老婆，聲名很

不好聽沒的在外間打這野雞，把家裏鴨子都飛掉了，替他想也不甚划算。雲

麟在這個當兒頓覺心花怒放，站起身來深深就地一揖，說一切便仰仗姨父

如荷。玉成不叫甥兒抱向隅之憾，粉骨碎身願酬大德。晉芳忙扶着他笑道：「老

賢甥儘管放開懷抱，我同那許道權也還有點交誼，包管一說便行。既這樣說，

也不宜遲我趕在此刻便到他府上同他接洽。

晉芳越說得容易越見得下文之奇

然則你在先說

同儀兒斟酌的可是爲的這事雲麟紅着臉說道甥兒因爲儀妹妹和紅珠還

談得來意思想請儀妹妹去探一探他的口氣既有姨父替甥兒出這樣力儀

妹妹不幸又病着那個只好作爲罷論了晉芳搖頭笑道若論釜底抽薪第一

先須止着許道權許道權不想娶他他不嫁給賢甥還嫁給誰既這樣說我也

不陪你吃晚飯了你明天請到我這裏我定然有好消息報給你聽雲麟見他

這樣熱心十分感激忙道姨父既然認識那姓許的隨後會見他同他講一句

便好了何必忙在這一時呢晉芳正色說道這是一件甚麼事越早完結越好

將來賢甥多請我吃一杯喜酒便算酬謝我我也高興來奉擾。

稱心滿意詎料事出意外說着

真個帶了一名小廝並不乘轎向雲麟說道你到裏邊坐坐去好了我若回來

得遲准在明天相見罷。

雲麟本來要求淑儀出力不防轉是晉芳出力情事談罷

雲麟見晉芳出門之後便高高

興興的踱入內室向三姑娘問了問淑儀的病狀三姑娘只是唉聲嘆氣雲麟

自不便再說甚麼立起身來對三姑娘道姨母我去看看儀妹妹去三姑娘說好我同你一同去看儀兒服藥下去這一會可睡得安穩說着就舉步走到淑儀臥房門前掀起素花布的門帘來雲麟隨在後面未曾用目觀看但是早覺得藥香滿室幽闐寂寞這時微聞帳鈎顫動帳裏的淑儀就接連咳嗽四五聲帶有嬌喘之音三姑娘聽得連忙三腳兩步的進房還沒有走到床前淑儀又咳了一咳聲比前更急喘聲也大三姑娘更加着急一面到床前用手掀帳子一面嘴裏喊說儀兒儀兒現在覺得怎樣你麟哥來看你了雲麟跟在後面聽了這話心中萬般難過無限淒涼等到他姨母把月白綢帳掀開用銀鈎掛住雲麟極力向帳裏望去高高的疊着三四個枕頭淑儀就靠在枕上睡着雙眼緊閉身上蓋着大紅緞被頭上青絲有一半散下拖在被頭上一雙玉腕壓在被上兩手覆在胸前是咳時用手捶胸的咳後就放在胸前了再細看他的面容雙眉蹙黛眼乏秋波芳姿瘦削氣色微黃嘴唇紅得比染了胭脂還要紅雲

麟到此不由的低低叫了一聲儀妹。那知淑儀昏昏沉沉睡，毫不曉得。三姑娘就在床前，几旁椅上坐下。雲麟也隨着在几的那一旁椅上坐下，抬頭看見白綾帳沿上畫着墨蘭姿態，幽蕩頗有空谷一佳人之致。雲麟心想：芳草美人，這帳沿真配淑儀用。再看題款，是種蘭道人。這種蘭兩字，便是朱二小姐的別號。知道帳沿上墨蘭是朱二小姐的手筆，順着看到帳鉤，帳門邊又看到淑儀臉上。這時，僕婦老魯媽早點上燈來，放在几上，又倒了兩盞茶，送上燈光，直射在淑儀臉上，愈顯得慵懶不支，憔悴難勝。大有西施捧心之態，令人更增憐愛。淑儀已經咳嗽了三四陣，喘聲倒止了。忽然間把身一側，頭轉向裏口中微念道：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根。空生：：色空空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雲麟聽了，真是柔腸千疊，寸心欲碎。見淑儀有將醒之意，就連連低喚儀妹醒來。醒來他姨母正在替淑儀看藥，視湯添衣，加被忙了這樣，又忙那樣。呼僕喚婢，正教老魯媽取來許多降檀焚起一爐好香來。聽見雲麟叫喚淑儀。

就走到床前扶著枕頭幫著呼喚淑儀驚醒微微開目一看見雲麟坐在床前
 几側不覺紅暈上頰連聲大嗽起來乾噎不止一時竟回不過氣來三姑娘見
 了慌忙在床上扶住回頭正要喊人一眼見小善子進來了就叫小善子上床
 來替淑儀捶背小善子聽了滿心高興立時猴上床來蹲在淑儀背後臉正對
 著雲麟一面捶著背一面儘看雲麟甚覺得意此時的雲麟因見他姨母扶著
 的枕頭是淑儀嫁富玉鸞時的一對鴛鴦枕是淑儀親綉的鴛鴦福祿綉得很
 是工細誰知而今福不福祿不祿一雙鴛鴦成了一個寡鵲雲麟到此心酸萬
 分在先預備了許多安慰的話想等淑儀醒來說給淑儀聽那知淑儀醒來他
 倒沒有話說等到淑儀咳嗽止住回轉氣來時他只問了一聲妹妹好呀就咽
 住了淑儀向他點一點頭雲麟猛然見在淑儀身後的小善子也在那裏顛頭
 播腦拿著大紅鑲邊的眼睛對着自己做眉眼呢他見了這怪樣一個噁心外
 面老魯媽進來說晚餐備好請太太同雲少爺用飯雲麟便匆匆對淑儀道妹

妹保重就立起身出來了。草草吃完晚餐。坐了一會。告辭回家。三姑娘也沒心
情去留他。雲麟回來。便將晉芳的說話告訴了母親。又說淑儀連日病在床上。
姨娘他們焦煩得很。秦氏驚道：「儀兒是病不得的。你姨娘只有這一個貼己的
女孩子。萬一有個長短。叫他怎生割捨得他？你的事既有姨父替你調解。他們
都是有體面的人。說出話來。包那姓許的駁他不得。早知道這樣。早該去請你
姨父何等不好。又何必費如此周折呢？」你也拿得穩。我也拿得穩。只怕到底有些不穩。雲麟這一夜好生得
意。便是做夢。比往常都覺得恬適。些柳氏知道這事也着實替他歡喜。第二天
清晨曙光剛透。人紗窗雲麟早一咕嚕翻身下床。匆匆的抹了臉。兀自跑去會
他姨父。伍晉芳一者要聽昨晚怎生去同那姓許的說項。二者也因記掛着
淑儀病體。走入門首。別人都覺得他來的狠早。伍升先笑道：「少爺昨夜想是不
會睡覺。怎麼在這會子就跑過來。不但儀小姐他們不曾起身。怕老爺也還在
床上不曾醒呢。」雲麟笑了笑。便直走進去。他是先到了晉芳上房。一瞧眼見朱

潮陵廣

二小姐雲鬢蓬鬆坐在梳桌傍邊用手托着腮頰像是思索甚麼似的。預返雲麟笑問道姨父還睡熟麼他老人家昨夜幾時回來的朱二小姐見是雲麟忙向他搖了搖手似乎叫他不用驚動晉芳的意思一脚跨出房門低低說道你家姨父晚間在外邊去吃酒不知同誰合氣回來時候約莫已近三更翻來覆去也不曾好生安睡剛才甫經睡熟我想讓他多歇一會兒免在日間打盹我知道你是不放心你儀妹妹好了夜間服了兩匙養安眠藥水比較往常便咳嗽得好些雲麟尚未及答應猛聽見晉芳已在床上翻了翻身問道是誰在外邊講話雲麟忙道是我特地過來見姨父的朱二小姐見晉芳已醒忙替他將帳子鈎上笑道麟兒也不是外人你要睡再睡一會也好晉芳揭開錦被條的坐起說道我也不睡了。你吩咐麟兒進來我有話告訴他呢。朱二小姐當時便喊了一聲雲相公雲麟趁勢便跨得進房晉芳一面揉着眼睛一面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替你辦的那件事狠對不住你。一語驚人雲麟奈何我巴巴的約他在天興酒

樓小。敍席間。便提到那話。叵耐。那厮。執定成見。說紅珠本不須身價。他允着。出一千銀子。做花粉費。已被經手的人。付過五百去了。其餘五百。一經等有了喜期。在喜期三天前。交割。可想。這事。不是生米。已成熟飯。他又告訴我。說是個甚麼姓鮑的。從中撮合。他還有個女人。叫做甚麼的呢。那名字。我記得。狠是雅緻。是吃緊。越作此間。雲麟此時。已經哭喪着臉兒。接着說道。不錯。這姓鮑的。叫做鮑橘人。他女人。是紫羅女士。晉芳笑道。真是的。叫做紫羅女士。許老還笑着說。他便願意罷休。怕鮑氏夫婦。還不願意呢。他曾允許他們夫婦。事了。有重重酬謝。是我狠狠的。同他駁詰了一頓。無奈那老貨。生就一副涎皮癩臉。你儘管生氣。他依舊嬉嬉的。望着你傻笑。這有甚麼法想呢。：晉芳說話時候。已蹶着鞋子。披衣。坐近窗子。面前。其時。旭日初升。一線陽光。從簾隙裏射入。映在雲麟臉龐上。只見他。淚眼盈盈。低頭無語。委實叫人。瞧着可憐。晉芳嘆味一笑。說也奇怪。便在他一笑。當兒。忽聽見外間。震天動地。一聲响。曉又像是。放炮。又像

是火山爆裂可憐。那時候揚州光復不上兩年。居民聽見這樣聲息。沒有一個不爽然失色。驚天動地之事已伏于此。數語之中。然而未幾。揭曉人固然無知也。可勝浩嘆。朱二小姐。尤其是個驚弓之鳥。手裏剛捧着一個茶杯。嚇得豁郎一聲。將杯子嘔在地下。吐著舌頭說道。哎呀。好响。這是甚麼聲息呀。晉芳將他瞧了一眼。冷笑道。左右不過是孟軍長在城外演炮。這也是常有的事。何至嚇得這個樣兒。你也不怕人家笑話。好好一座揚州城。難道有人殺進來不成。大家再側耳聽了聽。果然沒有別的响動。僕婦們便進房將跌碎茶杯。擄掇出去。晉芳重行向雲麟笑道。不瞞你說。我昨夜回來。整整氣了一夜。當時倒替你想了一條妙計。你如果割捨不得那個紅珠。我們便依着這條計去辦。雲麟欠身答道。姨父如有好法子。甥兒是沒有不依的。悉聽姨父指教便了。晉芳笑道。那許道權既拿定這樣主意。我雖同他是朋友。却沒有這權力去叫他。不幹爲今之計。如果請出一個有權力的人出來。向他說一句。他便不敢不依。我打聽得那厮因爲在買賣骨董上面。狠想借此去